

■ 随笔 ■

故乡寻春

◆ 杨宇宁

我爱故乡神池,更爱神池的春天。一冬蛰伏,囚禁了我的思绪。丙午开春,决定放飞自我,去寻找故乡的春天。故乡的春天究竟在哪里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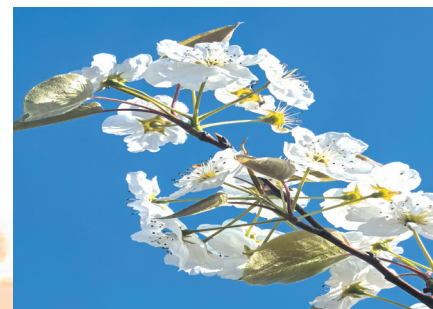
我随着风的足迹去寻找。初春的风带着温柔的暖意,轻轻拂过古老的长城,吹在脸颊,虽依旧料峭,却唤醒了沉睡的村庄,唤醒了冻僵的大地,也唤醒了我心底的快乐。风慢慢吹化了枝头上的残雪,吹软了僵硬的枝条。这“化”“软”并非一蹴而就的热烈,而是循序渐进的铺垫。春天是这样,人生又何尝不是?那些看似突然到来的美好,也是长期蛰伏后的悄然绽放。人在低谷时的默默沉淀,在茫然中的静静坚守,定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暖阳。

我嗅着泥土气息去寻找。仲春的故乡山崩沟岔,看似沉寂,无有生机。可当我俯身细看,枯黄的草根处,冒出点点新芽,纤细却坚韧,顶着泥土的厚重,倔强地向上。树枝上鼓起小小的芽苞,藏着生长的力量。墙角石缝里钻出簇簇的嫩绿含笑点头。它们在严寒中蓄势,等待时机证明自己。自然从不会让生机永远沉睡,即便历经萧瑟,始终藏着重启的力量。这恰似人生,有高峰便有低谷,有喧嚣便有沉寂。低谷并非终点,而是再生的开始。那些无人问津的日子,那些默默扎根的时光,都是为了向上。就像泥土里的新芽,终会迎来破土的时光。

我循着花香去寻找。晚春的迎春花在枝头露笑报春。桃花杏花香气扑鼻,它们黄的灿烂,粉的娇俏,动人而不浮躁;它们白的素雅,红的艳丽,热闹而不张扬。溪水潺潺,鸟儿鸣唱,声声舒心;蝴蝶舞动,蜜蜂忙碌,阵阵惬意——万物都尽情地展示着自我的美好。春天给每一株草破土的机会,也给每一朵花绽放的权利,让自然万物各得其所,各示其美。人生也是这样,我们不必羡慕他人,不必焦虑自我。有的年少得志,有的大器晚成,只要向阳,总会开出动人的模样。即使走到尽头,也应笑对晚霞,笑对人生,活出自己的风范。

蓦然觉得,春天不用刻意去寻找,它跳动在嫩绿的柳枝上,放飞在流淌的山溪间;它藏在吐艳的花瓣中,隐在泛绿的草丛里,活跃在生命的全过程。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希望,更是人生前行的力量。人生本就如四季,有冬日的蛰伏,便有春日的新生;有风雨的洗礼,便有暖阳的馈赠。只要步履不停,终会穿越寒冬,拥抱人生的春光。

在故乡,我寻找到了春天;在春天,我释怀了被囚禁的思绪。故乡寻春,并非寻找草生草长,花开花落的热烈与激动,而是寻找逝去的年华与岁月,更是寻找心底的快乐与希望。



去年四月的一天,67岁的表姑姑来陪我95岁的母亲,我正好也在。母亲笑着说:“来就来哇,还拿这么多东西。”表姑姑把一大堆营养品和水果放在桌上,附耳大声对母亲说:“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”我忙张罗着要做饭,可是表姑姑说什么也不肯留下来吃,只站了一小会儿,就走了。

她走后,我对母亲说,表姑姑这次来,脸色憔悴,气色也不好,不是病了吧?而年迈的母亲大概没听清,对我说:“你表姑姑年年来看我,时常说忘不了那碗‘包皮面’。”

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,城市居民家家户户吃供应粮。成年人每人每月平均27斤,其中有玉米面、高粱面、小米、红薯干等约占85%,白面只有15%左右。我们家大人小孩一共八口人,所领口粮仅够自家吃。母亲勤劳,每年秋天到城郊的大河堡村、染峪梁上“捡山药”。所谓“捡山药”,就是村民将一地的山药刨起收完后,“捡山药”的人们又从每块地里刨捡落下的山药。每到这个季节,母亲天还未亮就起床去刨地,一直刨到天黑,才背着一小袋子山药,步走七八里地返回家来。母亲仔细挑拣后把这些“残次品”煮进锅里,等煮熟了,我们把小山药饱吃一顿后,母亲把无伤无病的囫囵山药放进院子的土窖里,以备来年粗细粮搭配。

我们家的亲戚,冯家塆村来的最多。冯家塆村离宁武城十五里,是我父亲的姥娘家。父亲五岁时就没了娘,全靠冯家塆的亲戚们把他

■ 回忆 ■

忘不了那碗“包皮面”

◆ 付彦云

拉扯大。时长了亲戚们进城来,到我们家吃上一顿母亲做的饭,母亲总是把不多点的细粮,掺杂些粗粮,想方设法变着花样地做,尽量让村里的亲戚们吃好吃饱。

那时的表姑姑,也就十四五岁的样子,是我三老舅舅的小女儿。每当草长莺飞的季节,或是城里赶集的日子,刘姓表姑姑就会背着十几斤青草来到城里。她告诉我们,老远老远的大山里,到处是兔子喜欢的各种青草,尤其是苜蓿草,冯家塆的坡梁上漫山遍野。每次进城来卖草,她都会来我们家。母亲看小姑姑来了,总是笑盈盈地抚摸着她垂在脑后的大辫子,夸赞冯家塆的女子们长得就是好看。还有一个让母亲待见表姑姑的原因,是表姑姑的名字“改娥”,和母亲的名字相同。当洋溢着青春朝气、散发着山野气息的表姑姑站在我家地中央时,母亲也许想起了她年轻时的模样。而母亲的那一碗“包皮面”,自然而然成了表姑姑小时候吃过的、最难忘的人间美食。

“包皮面”是薄薄的一层白面皮里裹着黄澄澄的玉米面擀制而成的面条。宁武话叫“包皮面疙瘩子”,这种粗粮细作的晋西北面食,是那

个时代寻常人家待客才上的饭。记得我小时候,每当实在想吃“包皮面”时,就对母亲说我有事儿不舒服,母亲便轻轻地摸一摸我的额头,转身给我煮上一碗“包皮面”,碗底还常常卧着一颗鸡蛋。

当母亲给表姑姑做的那一根根细长滑溜的包皮面条在锅里翻滚时,仿佛是表姑姑纤细的手指在青草间翻飞。那满满当当的一碗“包皮面”,上面再浇上一勺香喷喷的葱花油酱,盐一撮,醋几滴,拌而食之,实在可口。

父亲病故的那年是1999年。已成家的表姑姑从那时起,每年都要来探望母亲好几回,还常与母亲忆起“包皮面”的故事。而亲戚们“包皮面”的情结也与日俱增,今天已成为亲友们常来常住的一座感情之桥。

始料未及的是去年四月天,表姑姑来家探望母亲的那一天,竟是她与母亲的最后一面。不久后表姑姑就因病去世了。当我告知母亲这一噩耗时,母亲泪流满面。

一碗“包皮面”的故事,映射出的是两颗“金镶玉”般美好的心。而无论时光如何流逝,生活中总有些人和事叫人感动、令人难忘,让人回想起来弥足珍贵。

■ 情怀 ■

外公,藏在岁月里的温暖

◆ 王斌

在我的记忆中,外公向来慈祥却又不失严肃。幼时我在大石完小读书,放学后总爱和伙伴们贪玩,常常不能按时回家。每到这时,外公便会走街串巷地寻我,而且每次都能精准地找到我疯玩的地方。

二年级时,我作为优秀学生代表要在全校师生面前发言。外公一口不太标准的普通话,反复教我四个字:骄傲自满。他用五台话念“满”字的口音格外特别,我至今无法用文字描述,却深深烙在记忆里。长大后才慢慢懂得,外公教我的不只是一个成语,而是一份沉甸甸的叮嘱与期许。

小时候吃饭,我总爱叽叽喳喳说个不停,没法安心吃饭。外公便用地道的五台话,教我“食不言”的老规矩。也正是这份严格要求,让我养成了吃饭很快的习惯,一直延续到现在。“吃饭快”倒像个跟着我一辈子的小“毛病”。

后来从长辈口中得知,外公是离休干部。他小时候没上过学,参加工作后靠着自学一点点认字,到后来普通家信、老年杂志都能顺畅阅读,丝毫不含糊。

他的生活极有规律,每天天不

亮就起床,沿着小路晨练。回来后给院子里的瓜果蔬菜浇水,半上午便坐在树荫下看看书、打个盹。晚上睡得早,睡前还要练气功。外公练气功时全程不多言语,等练完便陪着我嬉闹,让我数数。

三年级时,我转去忻州实验小学读书。可一到暑假,我和妹妹总要回大石,那里有我们最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。我们学着打麻将,陪外公玩“三拐子”。我和妹妹总在暗地里偷偷作弊,结果三个人谁也赢不了牌。我和妹妹笑得前仰后合,外公也跟着我们一起笑。那时只当是自己机灵,逗得外公开心,长大后才明白,一直是外公在陪着我们闹。

随着年纪渐长,我的饭量也越来越大。每次回去,外公都会笑着说:“寄坡牛犊子回来了。”从小看着长辈们对老人孝顺,我也耳濡目染。大概从四年级起,每次回去我都会主动帮外公洗脚,用旧布条帮他清理脚气,这些小事渐渐成了自然而然的习惯。每次开学要回城,便是我和妹妹最难熬的时候。外公从不会把不舍挂在脸上,可我和妹妹每次都哭得稀里哗啦,即便回到

城里好几天,心里依旧难过。

从六岁到三年级前,我一直跟在外公身边。后来别的孩子都不愿回农村,嫌村里没有电视,可我却总盼着回去。一来挂念外公外婆,二来也应了外公说我的那句“家窝猴”——我天生能耐得住清静,守得住乡下的慢日子。除了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,我总翻看他的老年杂志,不知不觉间,也从中学到了许多知识。杂志里的名言轶事,很多都在我的成长路上产生了很深的影响。

后来随着年龄增长,学业日渐繁忙,我回老家的次数渐渐少了。即便如此,高中时我仍特意独自回去,陪外公过年。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,忽然得知九十三岁的外公身体机能衰退,连续多日水米不进。我匆匆赶回去,见了他最后一面。外公紧紧攥着我的手,已经没有力气开口说话,可我分明能读懂他眼里的牵挂,懂得他说却没能说出口的话语。

如今,外公早已远去,可那些藏在岁月里的细碎故事,那些他教给我的道理、给予我的温柔,从未消散。他的慈祥与严格,他的坚韧与从容,像一束温柔而有力量光,照亮我往后人生的每一步路。我终于明白,童年里那些有外公陪伴的日子,那些看似平凡的日常,早已沉淀成我生命中最珍贵的底色,教会我善良和坚韧,懂得珍惜与感恩。外公从未离开,他藏在我的温柔回忆里,藏在我为人处世的模样里,成为我一生都在汲取的力量。